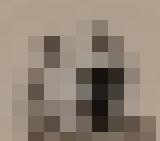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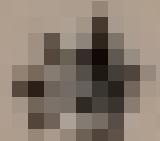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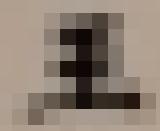


王荆文公诗注



王荊文公詩卷之四十七

鴈 湖 李 壁 箋註

須 溪 劉 夔翁 評點

律詩

杏花

垂楊一逕紫苔封

唐任珪戲郡守詩入門堪笑復堪憐
三逕苔封一釣船○包絳詩積雪封

谷口徑多年
亞石松人語蕭蕭院落中獨有杏花如喚客倚牆斜

日數枝紅

歐公詞
人花出墻頭
有意留

城東寺菊

黃花漠漠弄秋暉無數蜜蜂花上飛不忍獨醒辜爾去
愁慙爲折一枝歸

鄭谷菊詩節去蜂愁蝶不知曉庭還
繞折殘枝唐人王蕊花詩應共群仙

鬪百草獨來偷折一枝歸又
薛能詩立馬煩君折一枝

拒霜花即芙蓉

落盡群花獨自芳紅英渾欲拒嚴霜開元天子千秋節

戚里人家承露囊

宋景文詩繁霜不可拒謹勿愛虛名
宋自註云俗名拒霜其實逢霜即悴

矣○坡詩喚作拒霜渾未稱細思却是最宜霜○唐以前帝王生日不置節名隋文六月十二日生詔天下爲

武文皇帝斷屠宰至明白皇始以八月五日誕辰爲千秋節開歲上壽王家戚里貢獻金鏡士庶結承露絲囊等

物相遺○小杜過勤政樓詩千秋佳節空名在承露絲囊世已无

燕

處處定知秋後別年年常

長一作

向社前逢行藏似

一作自

欲追時節豈是人間不見容

章孝標詩舊墾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少皞

時玄鳥司分者也○傳咸蕪賦云隨時宜以行藏似君子之出處○韓詩双二歸挾虫燕則燕之歸特蟄於土中

耳沈存中
論此甚詳

吐綬雞

樊籠寄食老，低摧組麗深。
藏肯自媒天，日清明聊一吐。

兒童初見互驚猜

韓信寄食漂母○歐公鶴詩樊籠毛羽曰低摧○劉禹錫有吐綬烏詩湖

烟始開山曰高迎風吐綬盤花條○柳子厚荅韋中立書僕往聞庸蜀之南伯少曰日出則犬吠此詩意亦類

柳疑公自況終以議變法者爲非○崔豹古今注云吐綬鳥一名功曹○酉陽雜俎魚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鷗

鵠羽色多黑雜以黃白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采虎炳形色類綬因名爲吐綬鳥又食必蓄嗉臆前大

如斗鷹觸其嗉行每遠草木故一名避株鳥○倦游雜

錄云真珠雞生夔峽山中畜之甚馴其羽毛有白圓點

故号真珠雞又名吐綬雞生而反哺亦名孝雉每至春

夏之交景氣和暖領下出綬帶至尺餘紅碧鮮然頭有

翠角双立良久悉斂於嗉下披其毛不復見或有死者

割其頸臆間亦无所覩○苕溪漁隱曰廣右閩中亦有

叶綬雞余在二處見人之家多養之不獨巴峽中有之

黃鸝

野花吹盡竹娟娟

杜甫竹詩兩洗娟娟
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

尚有黃鸝

說文曰離

最可憐姬妾不知緣底事背人飛過北山前

說文曰離
黃倉庚也

鳴即蚕生詩義疏或謂之黃鳥子美聞鶯詩
謂之黃鳥栗留齊人謂之搏黍閩西
花枝○杜甫鶯詩一一背人飛○又
頃斯詩動水花連影逢人鳥背飛

蝶

翅輕於粉薄於繒長被花牽不自勝

張子野詩懶同
胡蝶爲春忙

若

信莊周尚非我豈能投死爲韓憑

莊周事已見古詩
嶺表錄異云韓朋鳥

者乃鳬鷺之類雌雄爲雙飛泛溪浦水禽中鵝鶴鴛鴦皆有之唯韓朋鳥未之見也按干寶搜神記云大夫韓朋其妻美好康王奪之朋怨王囚之朋遂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捉衣衣不勝手遺書於帶曰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兩冢相望經宿忽見有梓木生二冢之上根交於下

枝連其上又有鳥如鴛鴦常栖其樹朝暮悲鳴南人謂此禽即韓朋夫婦之精魄故以韓氏名之韓朋一云韓憑○李義山絕句青陵臺畔日光斜萬古真魂倚暮霞莫許韓朋爲蛺蝶等閑飛上別枝花

暮春

無限殘紅著地飛谿頭煙樹翠相圍楊花獨得東風意
相逐晴空去不歸

退之落花詩已分將身著地飛又楊柳詩攏憾春風祗欲飛溫庭筠詩芍藥善微語早梅不知誰是艷陽才今朝領得東風意不復饒君雪裏開隋煬帝侯夫人詩粧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

真州東園作

歐公嘗爲許元作記即此處

十年歷遍人間事

張良傳願棄人間事

却達新花認故叢

杜詩藥果花發殘他日去年叢

南北此身知幾日山川長在淚痕中

過皖口

皖口在舒州

皖城西去一百重山陳迹今埋杳靄間公嘗猝舒州故言陳迹
行藏空自感春風江水照衰顏

發粟至石陂寺

驀水穿山近更賒

唐李陂詩望水尋山二里餘竹林斜到地仙居

三更燃火飯

僧家乘田有秩難逃責從事雖勤敢嘆嗟

孟子孔子嘗爲乘田矣介

甫時爲鄼縣發粟救民故借用乘田事

別皖口

浮煙漠漠細沙平飛雨濺濺嫩水生

嫩水見至開元僧舍注

異日

不知來照影更添華髮幾千莖

白詩重重照水看容髮

不見朱顏見白絲失却

少年無覓處泥他湖水欲何爲牧之詩
弄溪終日到黃昏照數秋來白髮根

別瀘皖二山

鄉壘新恩借舊采欲辭瀟皖更躊躇

二山在舒州瀟上即天柱山皖山即

皖公攢峰列岫爭譏我飽食頻

一作窮

年報禮虛

杜牧之詩喜拋

新錦帳榮借舊朱衣○按公舒倅滿即入館後四年方為常州此云別瀟皖當考北山移文列壑爭譏攢峰竦

謂

報禮

字見別注

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

戴盆難與望天兼自笑虛名亦自嫌槁壤太牢俱有味

可能蚯蚓獨清廉

司馬遷書戴盆何以望天○傳明帝戒外戚苦身待士不如為國

第五回傳明帝戒外戚苦身待士不如為國

戴盆均王天事不兩施○小杜詩如今歸不得自戴望天盆

舟過長蘆

長蘆屬儀真

木落草搖洲渚昏泊船深閉兩中門

韋莊詩兩打梨花深閉門此謂船門

回燈祗欲尋歸夢兒女紛紛強笑言

岑參詩孤灯燃客夢寒杵擣鄉愁

金山寺

北檝南檣泊四垂共憐金碧爛參差孤根萬丈滄波底
除却蛟龍世不知

東坡松詩根到九泉無曲廻世間惟有蟄龍知余少年過山間一老僧爲余言韓蘄王嘗選軍中善沒者於二門下淵潭最深處遣入水視有何物沒者駭叫騰出云有一大龍抱山足而戲

其二

波瀾蕩沃乾坤大

少陵洞庭湖詩納二乾坤大

氣象包藏水石閑祇

有此中宜曠望誰令天作海門山

詩周頌天作高山注作生也○樂天詩况

有虛白亭坐見海門山○李白詩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亦此意

其三

天日蒼茫海氣深每來高處一登臨丹樓碧閣皆時事
只有江山古到今

言樓閣興壞繫於時不同江山久存也

泊姚江

寰宇志餘姚江在縣五十步闊四十丈入明州

山如碧浪翻江去水似青天照眼明喚取仙人來住此

莫教辛苦上層城

詔曰好

。太白詩下視千萬峰峰頭如浪起。柳詩洞庭春去水如天杜

詩春秋水船如天上坐

。淮昆崙山上有層城高万一千里

游鍾山

兩山松櫟暗朱藤

雲南記曰雲南山出藤其色如朱小者以爲馬策大者以爲拄杖恐所在

山谷皆有不必出雲南

白樂天有朱藤杖詩

一水中間勝武陵

言景過於武陵之桃源

午梵隔雲知有寺夕陽歸去不逢僧

古詩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又參

寥子詩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客尋朝磬食僧背夕陽歸杜牧之老僧詩日暮千峯裏不知何處歸

龍泉寺石井二首

建康志无龍泉寺而臨汝志長安鄉有龍泉院豈即此寺

邪或在南康也○信州亦有龍泉院在玉山縣

山腰石有千年潤海眼一作石眼泉無一日乾天下蒼生待

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

唐劉崇遠金華子云北海縣因發五銖錢取之不盡得一石記

云此是海眼以錢鎮之衆懼遽掩之○杜詩古來相傳是海眼○李白詩深沉百丈通海底那知不有蛟龍蟠

○石林詩話云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

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又平治險穢非

无力潤澤焦枯是有才之類皆直道其胸中事後爲群

牧判官從宋以道尽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

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虽工拙有定限然必視其

幼壯雖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呂曾漫

錄云張文潛有二石龜泉无咎名其大者爲九江小者

爲千歲文潛因作九江千歲龜歌贈无咎云老龍洞庭

怒蕩覆堯九州謂半山老人也又云禹凿嗟水平流謂

司馬君實也不知曾何所據而云若果尔是公本以龍

自命後人又以龍目之然則公之所以爲龍者亦異矣

其二

人傳此井未嘗枯

左宣公十一年目於皆井而拯之皆枯也

滿底蒼苔亂髮

麤

杜牧之詩水梳苔髮直

四海旱多霖雨少此中端有卧龍無之

詩居然鱗介

不能容石眼環二水一鍾

聞說旱時求雨澤只疑科斗是蛟龍

興國樓上作

松篁不動翠相重

杜荀鶴詩日高花影重

日射流塵四散紅

公有句云

日射地穿千里赤亦類此

地上行人愁渴死那知高處有清風

說文渴乙

曷反著暑熱死也淮南子曰武王

下懷抱朴子曰指永室不能起渴子之熱○漢武帝紀

元封四年夏大旱民多渴死如淳曰渴音渴

韓詩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時

別瀟閣

一溪清瀉百山重風物能留邴曼容

曼容事見江東召歸注

後夜

肯思幽興極月明孤影伴寒松

杭州望湖樓回馬上作呈玉汝樂道

水光山氣碧浮浮落日將歸又少留從此祗應長入夢
夢中還與故人遊孟郊詩月汎亭當此時景純本末見藏春鳴注○禮記玉藻閨亦可從夢求。魯直詩松風夢與故人遇同駕飛鴻跨九州

和景純十四丈三絕

身先諸老幹樞機再見王門闔左扉但恨東歸相值晚
豈知臨別更心違景純本末見藏春鳴注○禮記玉藻閨景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謂再逢閨也

其二

幾年相約在林立眼見京江更阻遊遺我珠璣何以報
恨無瑤玉與公舟詩篤公劉何以舟之惟玉及瑤注舟瑤玉事却通前後文使此言舟豈謂酒邪唐人有觥船疑此借用或舟字止是報之以瓊瑤之意

其三

藏春花木望中迷水復山長道阻躋

詩道阻且躋升也

惆悵

老來塵世累無因重到武陵溪

東坡亦有藏春詩云年拋造化甄陶外春入先生杖履中

臨津

臨津艷艷花千樹夾徑斜柳數行却憶金明池上路

紅裙爭看綠衣郎

此平甫詩或誤刊於公集

汀沙

汀沙雪漫水溶溶睡鴨殘蘆曉靄中歸去北人多憶此

家家圖畫有屏風

漢許后傳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无有。李白詩湖南七郡

凡幾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逢原山茶花詩江南池館厭深紅零落山烟山雨中却是北人偏愛惜數枝和

雪上
屏風

西山

西山映水碧潭潭楚老長謠淚滿衫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延州叶心許

楚老惜蘭芳李善注云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

但道使君留不得那知

肯更憶江南

庾信既留長安雖位望通顯嘗有鄉閑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

和文淑

張氏女弟

天梯雲棧蜀山岑下視嘉陵水萬尋我得一舟江上去

恐君東望亦傷心

田叔傳蜀口棧道近山○少陵過棧閣詩目眩陰雜花頭風吹過雨百年

不可料一
墜那得取

春入

春入園林百草香池塘冰散水生光身閑是處堪携手

何事低回兩鬢霜

衛詩迨冰未泮住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此詩与懷舊後一聯全同而上

二句比前作尤勝
疑此是後來改本

暮春

美蕖的歷抽新葉

的歷謂荷葉初抽時

首蓿闌干放晚花

詩首蓿古之

長闌干于闐地溫和有首蓿可藏鴉

樂古

白下門東春已老莫嗔楊柳可藏鴉

樂古

府楊柳可藏鴉

樂古

烏江亭

在和州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迴江東子弟今雖在

肯爲君王卷土來

項籍傳羽遂引而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

數十萬亦足王也顧大王急渡羽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公詩蓋取籍意杜牧之詩乃謂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漢武

壯士悲歌出塞頻。中原蕭瑟半無人。
君王不負長陵約。直欲功成賞漢臣。

評曰：形容武帝不須多。長陵高帝陵名漢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疾者天下共誅之。武帝欲俟貳師以其亡功非高帝之約乃令伐大宛斬其王封海西侯故班固云武興胡越之伐將

帥受爵應本約矣

諸葛武侯

慟哭楊顥爲一言餘風今日更誰傳。區區庸蜀支吳魏

不是虛心豈得賢

蜀楊顥字子昭襄陽人爲丞相亮主簿亮自校簿書顥直入諫曰爲治有

區分則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家主喻之於此使奴執耕種婢主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步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拱飲食而已忽一日盡身親其役不更付任勞其軀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无一成豈其智不如奴婢雞犬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

夫邴吉不問橫屍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云自有
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体也分明公爲理親自校簿書
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嘗爲
東曹屬典選舉及顚死亮泣三日

望越亭

亂山千頃翠相圍

退之詩天水漭相圍

袞袞滄江去復歸

杜詩不盡長江

袞二來水隨天而轉往來不窮故云去復歸

安得病身生羽翼長隨沙鳥自由飛

退之詩安得長翻大翼如雲生我身

春日席上

十年流落負歸期臨水登山各有思

楚詞登山臨水送將歸

今日

樽前千萬恨不堪頻唱鷓鴣詞

樂天詩從此結成千万恨今朝果中白家詩

李群玉詩酒飛鸚鵡蓋歌送鷓鴣愁○李白詩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

句容道中

句容寧屬縣

荒煙寒雨暮山重草木冥冥但有風

杜詩冥二孤高多烈風

二十

四年三往返一身長在百憂中

晏望驛釋舟走信州

病起行山山更險下窮溪谷上通天乘高欲作東南望

青壁松杉滿眼前

鮑昭敬亭山詩上千蔽白日下屬連

回谿樂天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黃泉

祈澤寺見許堅題詩

寺在建康城東去城二十二里宋景明中建梁朝置

龍堂有初法師結庵日誦法華經有一女來

聽曰兒東海龍女師曰此山之水可爲我開

一泉後風雷良久有泉湧出至宋

朝治平中賜名爲祈澤治平寺云

藹藹春風入水村

陶詩藹遠人村

森森喬木映朱門

杜詩朱門酒肉

良○世說君自謂遊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高人遺蹟空佳句誰識旌陽後世

孫旌陽謂許遜也廬山記載許堅江南得道之士今簡

孫寂觀前有堅曠衣石堅江左人多居三茅不知其年

容兒不變多談神仙事能詩如題茅山觀云當耳恨清風
千載鬱洞天今得恣遊邀松楸古色玉壘靜鷺鶴不來
青帝高茅氏井寒丹已化明皇碑斷夢仍勞分明有箇
長生路休向紅塵歎二毛又一絕寄徐舍人鉉云幾宵
烟月鎖樓臺欲寄侯門薦祢才滿面塵埃人不識謾隨流水下山來

送陳景初

慘淡淮山水墨秋行人不飲柰離愁藥囊直入長安市

誰識柴車載伯休

後漢韓康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

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桓帝備玄纁禮聘康不得已辭安車自乘柴車臨瓦先發亭長以韓徵君過方發人牛修道及見康爲田叟也奪其牛康即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詩云誰識蓋用奪牛事也○曾極載其叔祖裘父所記云陳太初始以遠方一黃冠至京師人物秀偉見者莫能測也嘗跨驥貨藥於市攜二童自隨一号黃精一号枸杞作字賦詩皆不凡俄有中貴人持入禁中裕陵見之異焉旋被收遇補左街副道錄命主景靈宮事據詩所稱藥囊與曾說合矣

巫峽

神女音容詎可求青山回抱楚宮樓朝朝暮暮空雲雨
不盡襄王萬古愁

沈有中筆談云自古言楚襄王夢與
神女遇以楚詞考之似未然高唐賦序一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故爲立廟号曰朝雲其曰先王嘗遊高唐則夢神女者懷王也非襄王也

徐秀才園亭

按建康續志徐氏即徐鉉之後宅舊在攝山棲霞寺西今曰陶莊即

其地園池甚盛

茂松脩竹翠紛紛正得山阿與水漬笑傲一生雖自樂
有司還欲選方聞

方聞見次韻
酬宋史注

中茅峰石上徐錯篆字題名

百年風雨草苔昏尚有當年墨法存祇恐終隨嶧碑盡

西風吹燒滿秋原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暎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至于屈折頗亦當中

筆之法○渡江詞臣程俱言小篆之作自嶧山真刻不無有偏側頗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嘗在畫中此用

傳至唐字法雖盛而篆法蓋一時者惟李陽冰爲首徐鉉後出筆力勁古遂出陽冰上○爾雅魯國鄒縣有嶧山純石相積連屬而成山嶧山立石刻秦功德○杜詩嶧山之碑野火焚韓詩兩淋日炙野火燒

欲雪

天上雲驕未肯同晚來雪意已填空

詩信南山上天同雲雨雪零零欲

開旨酒邀嘉客更待天花落坐中

天花借以喻雪

上元夜戲作

疑此平甫所作

馬頭乘興尚誰先曲巷橫街一一穿盡道滿城無國艷
不知朱戶鎖嬪娟

石竹花

春歸幽谷始成叢地面芬敷淺淺紅

潘安仁西征賦華實分敷桑麻條暢

車馬不臨誰見賞可憐亦解度春風

韓詩可憐此地无車馬顛倒青苔落絳英

黃花

四月揚州芍藥多先時爲別苦風波還家忽忽驚秋色

獨見黃花出短莎

黃花菊也因見菊而思維揚芍藥劉貢父芍藥花譜字云天下名花洛

陽牡丹廣陵芍藥爲相伴好

木芙蓉

即今芙蓉也

水邊無數木芙蓉露染燕脂色未濃政似美人初醉着

強檻青鏡欲粧慵

薛能詩記得美人初病起道家裝束厭攘時杜荀鶴詩早被婢娟誤欲粧

臨鏡瀟承恩不在兒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

精衛

帝子銜冤久未平區區微意欲何成情知木石無云補

待見桑田幾變更

山海經炎帝之少女游於東海溺而不返化爲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云○又任昉述異記炎帝女溺死東海化爲精

衛自呼其名一名誓鳥一名窪禽一名志鳥一名帝女

雀○退之詩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難見區

區命已輕○言木石之微何能填海會見其復爲平陸

也其怨深矣麻姑語王方平云接待以來已見

東海三爲桑田○李白詩思填東海強銜一木

戲贈育王虛白長老

白雲山頂病禪師昔日公卿各贈詩行盡四方年八十

却歸荒寺有誰知

遍參諸方老而歸也○司空圖詩後生乞汝殘風月自作深林不語僧此

豈更欲世
人知乎

黃河

汎出崑崙五色流一支黃濁貫中州吹沙走浪幾千里

轉側尾

一作屋

閣無處求

山海經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水環其壠其水出東北陬曲東

南流爲中國河○傳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何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今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脉故名之一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又言崑崙去嵩高五万里則恐不能若是之遠當更考之○羅隱詩崑崙水色九般流○莊子秋水篇北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万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間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盈司馬彪釋云壯海水出外者也崔云海東川名

東江

東江木落水分洪

洪水脉復艚也分洪則水淺矣海道深處謂之洋

伐盡黃蘆

洲渚空南澗夕陽煙自起西山漠漠有無中

北望

欲望淮南更白頭
杖藜蕭颯倚滄洲
可憐新月爲誰好

無數晚山相對愁

杜詩不知明月爲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

驪山

元和郡國志驪山在昭應縣東南二里即藍田山也秦始皇陵在焉

六籍燃除士不磨驪山如此盜兵何五陵珠玉歸人世

却爲詩書發冢多

過秦論曰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士不磨者言秦雖焚書而義理出於人心者猶在不可得而磨也○劉向諫起

昌陵曰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師至其下矣五陵謂漢高帝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自高惠景昭四陵在咸陽縣獨茂陵在興平縣○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撲其顙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无傷口中珠注詩礼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乃有用之爲奸則迹不足恃也

縣舍西亭二首

鄆縣時作

山根移竹水邊栽已覺新篁破嫩苔可惜主人官便滿
無因長向此徘徊小杜詩竹岡蟠小逕屈折闢蛇來三年得歸去知遠幾千迴

其二

主人將去菊初裁落盡黃花去却廻到得明年官又滿
不知誰見此花開唐劉希夷詩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又誰在

身誰家池上不逢春明年各自東西去此地看花是別人。

東坡詩太守問花

花有語爲君零落爲君開

鐵幢浦

未詳

何地

憶昨初爲海上行日斜來徃看潮生

蘇子美詩滿川風雨看潮生

如

今身是西歸客廻首山川覺有情

張籍詩如今身是他州客每見青山憶故居

臨吳亭

臨恐是勾字

補穿葺漏僅區區志義殊嗟士大夫欲致太平非一日

謾勞使者報新書

漢氏以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詩意似言不能曠然不变但補葺而已皆不滿之意

蘇州道中順風

北風一夕阻東舟清曉飛帆落虎丘

虎丘地名在姑蘇

運數本

來無得喪人生萬事不須謀

南史宋顧凱之常說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

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違妄意僥倖徒
虧雅道无閼得喪○不湏謀者不容計較也

王荊文公詩卷之四十七

王荊文公詩卷之四十八

鴈 湖 李 璞 箋註

須 溪 劉 瓦翁 評點

律詩

送僧惠思歸錢塘

綠淨堂前湖水綠，歸時正復有荷花。
花前亦有餘杭姥。

爲道仙人憶酒家。

公有古詩翰林謫仙人，徃歲酒姥家。
○方干送僧歸桐廬詩聞師却到鄉。
中去爲我殷勤謝酒家。○列仙傳王方平以千錢與餘
杭姥相聞沽酒。姥送酒答云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

松江

即吳江也

來時還似去時天，欲道來時已惘然。
祇有松江橋下水，無情長送去來。

一作船。唐常冰詩來時歡笑去時哀。家時船國迢迢越臺松江橋即長橋。

秋日

莫言秋早一作草木未知秋今日風雲已自愁獨傍黃塵騎
一馬行看蕭索聽颶颶

中秋夕寄平甫諸弟

浮雲吹盡數秋毫

李群玉詩浮雲卷盡爲瞳曨直出滄溟上碧空○杜詩上方重閣晚百里

見秋毫

金波師古曰月光穆二若金之波流也○漢郊祀志月穆二以白詩酒醕酌來湏浦二花枝看即落紛

爚爚金波滿蒲醪

說文曰爚音弋灼反火飛也○漢郊祀志月穆二以

金波師古曰月光穆二若金之波流也○漢郊祀志月穆二以

白詩酒醕酌來湏浦二花枝看即落紛

千里得君詩

挑戰

漢高帝紀與漢王挑戰李奇音徒了反臣

夜壇誰

挑戰

瓊曰挑戰擗撓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

夜壇誰

敢將風騷

杜牧之詩今代風騷將誰

登李杜壇

靈山

按圖經在信州上饒縣西北九十五里亦名靈鷲山周廻百餘里舊經云上有龍池

多珍木奇卉
兼出水晶品

靈山寧與世爲仇斤斧侵凌自不休水玉比來聞長價

市人無數起相讎斤斧侵凌言伐山取水玉也○司馬相如傳水玉磊珂注水精也○謝靈運詩凌波

採水玉

荷花

亭亭風露擁川坻任彥升詩涿令行春返冠蓋溢川坻注坻岸也詩宛在水中坻天放

嬌饒豈自知高自不知唐人詩名一舸超然他日事故應將爾當

西施小杜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鴨夷○樂天詩萍汎同遊子蓮開當麗人又綠桂爲佳客紅蕉當美人

殘菊

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折得一枝還好在

一作猶

可憐公子惜花心

歐陽文忠公嘉祐中見荆公

好在此詩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世傳誤謂王君玉有此句蓋詩意有相類耳文公聞之曰

是定不知楚辭云夕飧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李之過
也據落英乃是桑之未落華落色衰之落未必言花委
於地也歐王二巨公豈不曉此切疑小說皆
謬不可信○蔡絛西清詩話又云落始也

竹牕

竹窓紅覓兩三根

易夬卦覓陸夬二宋衷注云覓覓菜

山色遙供水際門

只我近知牆下路能將屐齒記苔痕

白詩徑渭苔粘屐潭深水沒篙

出定力院作

建康二志無定力院豈定林乎

江上悠悠不見人十年塵垢夢中身殷勤未

一作解丁香結放出枝間自在春李郢詩丁香正堪結留步小庭隈

寄育王大覺禪師

山木悲鳴水怒流百蟲專夜思高秋道人方丈應無夢

想復長吟擬蕙休

退之詩夜深靜卧百虫絕此言百虫專夜皆佳又樂天長恨歌春從春游

夜專夜又明妃曲只得當年備官口掖何曾專夜奉幃
昇○江淹擬休上人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送僧游天台

天台一萬八千丈

真誥桐柏山高一万八千丈今天台亦然太白云四万字誤太白詩云天

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西南傾

歲晏老僧携錫歸

前程好景解吟否

鄭谷詩天澹澹浪雲亂雲緘翠微晚風悲蘭杜秋前

程吟此景爲子上高樓

次韻張仲通水軒

池雨含烟暝不收草根長見水交流愛君古錦囊中句

解道今秋似去秋

評曰如此引賀詩似戲非前人比。李白詩解道盤江淨如練令人長憶

謝玄暉○李賀詩獨睡南窗月今秋似去秋○錦囊句亦是賀事

送陳令

長谿流水碧潺潺古木蒼藤暗兩山把臂道人今在否
長官白首尚人間

杜詩壯心久零落白首尚人間

無錫寄孫正之

健席高檣送病身亂山荒隴障歸津應湏一曲千回首
西去論心更幾人

杜詩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李義山哭劉蕡詩一叫千回首天高不

爲聞○王摩詰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觀未句公厚侔如此

漫成

清時無路取封侯病卧牛衣已數秋日月不膠時易失
感今懷昔使人愁

不膠言常去而不留也但封侯一句疑公不作此語

初晴

一抹明霞黯淡紅

紅而稱黯淡言色之淺

瓦溝已見雪花融前山

未放曉寒散猶鎖白雲二兩峰

秦少游詩斷霞一抹海天低○唐人詩沉雲隱

喬樹細雨
滅層峦

釣者

釣國平生豈有心解甘身與世浮沉應知渭水車中老

自是君王着意深

文王載呂尚與俱歸雖无車字然載即車也事見嚴陵祠堂注○張良全亦有太公詩今附於此默坐磻溪素髮垂商周於此繫

興衰機深正似忘機者應被沙鷗靜覬窺樂全之語與

公意別恐非所以議聖賢也又嘗記唐人一詩不知誰

作詩云青山長在境長新寂寞持竿一水濱及得王師

身已老不知辛苦為何人莊子亦有釣臧事

將次鎮南

豫章江面朔風驚浩蕩帆船破浪行

宋宗憲年尚少叔父少文問其所志

憲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目送家山無幾許千年空想蟪蛄聲

莊子并

逍遙遊篇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出金陵

白石岡頭草木深

建康志白土岡在城東見示耿天鷹注又江寧縣城南十五里有石子

岡一名石子墩吳孫峻害諸葛恪投之於此岡即韓擒虎受陳將任忠出降之所又溧水縣北二十里有白石山三處名皆不同不知此所指何地又世說孫興爲庾八公參軍共遊白石山疑即白石岡也

春風相

與散衣襟浮雲映郭留佳氣飛鳥隨人作好音

漢光武紀望氣

蘇伯阿見春陵喟曰氣佳哉欝二葱二然此謂金陵嘗爲帝王都易小過飛鳥遺之音詩覲睨黃鳥載好其音

酬王微之

一雨廻飈助奪收

月令孟秋之月其帝少皞其神蓐收言金火方戰風雨助秋意也

炎

曠不復畏金流

莊子逍遙遊篇大旱金石流土木焦而不熱

君家咫尺堪乘

興想岸烏巾對奕秋

題玉光亭

傳聞天玉此埋堙千古誰分僞與真每向小庭風月夜

却疑山水有精神

按信州圖經玉光亭在玉山縣廳之東不知所自章郇公及荆公詩碑在

焉郇公詩曰千層懷玉對軒牕池上新亭號玉光抵此便堪爲吏隱神仙官職水雲鄉蜀人青陽楷詩云鳴琴賢宰有三長吟得新詞敵夜光好是斷章牙以和神仙官職水雲鄉和郇公韻也或言玉光恐在楚州璇應縣今附唐尼真如事於此○開元中有李氏者嫁於賀若氏賀若氏卒乃捨俗爲尼號曰真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天寶元年七夕真如於鹽澗之間忽見五色雲氣中引手不見其形徐以囊授真如曰寶之謹勿言也真如謹守不敢失墜天寶末中原鼎沸真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月真如忽見二人衣皂衣引真如東南而行值樓觀嚴飾兵衛鮮肅皂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復殿一人衣碧戴宝冠號爲天帝復有二十一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爲諸天諸天命真如進既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時久殺戮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日暮若以神寶壓之一天日常用第三宝今滌氣方盛第三宝不足以勝之湏以第二宝

授之則兵可息亂世可清也天帝曰然因出宝授真如
曰汝往令刺史崔侁進達於天子時肅宗寢疾方甚視
寶促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爲皇子時肅宗寢疾方甚視
楚州天祚汝也宜宝愛之代宗再拜受賜得宝之故即
日改爲宝應元年上旣監國乃昇楚州爲上州縣爲望
縣改縣名安宜宝應焉○楚州刺史鄭輅作記韓詩世
俗誰知僞与真○荀子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
枯○牛奇章詩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尤竅露精神

贈僧

紛紛擾擾十年間世事何嘗不強顏亦欲心如秋水靜
應湏身似嶺雲閑

張樂全寄郭思誠詩心同秋水
靜身共野雲閑思誠太華隱者

嘲叔孫通

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綿絕共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

便許當時

一作先生

作聖人

本傳上患朝儀不肅通采古禮
與秦儀雜就之與諸生爲綿絕

野外習之月餘通日上可試觀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
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父矣與其爲儀顧陛下

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乃喜曰
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綿蕞如淳曰謂以前剪樹地爲
纂位尊卑之次春秋傳曰置茅蘊師古曰蕞与蘊同或
云此詩宋景文作共經論作強經論王逢原集亦有詠
叔孫詩大抵同此意云弟子由來亦未純異時得
失亦頗二官所買知多少便議先生作聖人

和淨因有作

朝紅一片墮窓璧禪客蕭然感此辰

參同契論外丹形
躰爲灰土狀若明

牕塵○後山詩僧窗手汗空留迹佛几堆紅拂委花更覺城中芳意少不如山野

早知春

東坡詩曲欄幽榭終寒窖一看郊原浩蕩春

張工部廟

未詳人

使節紛紛下禁中幾人曾到此城東獨君遺像今如在
廟食真湏德與功

寄伯兄

身留海上去何時口着春鴻北向飛安得先生同一飯

一作
餽

蕨芽香嫩鱉魚肥

制魚音制楚公七子安仁爲長此詩所指伯兄是也

和張仲通見寄三絕句

高山流水意無窮三尺空弦膝上桐默默此時誰會得

坐凭江閣看飛鴻

劉長鄉詩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

詩誰會得亦此意也杜詩注目寒江

倚高閣○晉顧愷之怕云手揮五弦易目送孤鵠難

其二

收拾乾坤付一壺世間無物直鎔銖醉鄉舊業拋來久

更欲因君稍問塗

唐王績有醉鄉記

其三

欹枕狂歌擊唾壺直將軒冕等錙銖醉鄉歧路君知否

不似人間足畏塗

令狐楚詩閑齋夜擊唾壺歌試望夷門柰遠何晉王處仲每醉後輒詠魏武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滯盡缺○莊子畏塗者十殺一人父子兄弟相戒也

宣州府君喪過金陵

百年難盡此身悲眼入春風祇涕淚花發鳥啼皆有思

忍尋常棣脊令詩

公兄安仁爲宣州司戶○脊令離渠水鳥而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

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

觀王氏雪圖

崔嵬相映雪重重茅屋柴門在半峰想有幽人遺世事
獨臨青峭倚長松

韓子

紛紛易盡百年身

選詩爭先万里塗易尽百年身

舉世何人識道真

莊子

道之真以治身士首以治天下○劉敞傳黨同明妙道真

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

補費精神

觀公此詩尚謂退之未識道真也余在臨川聞之曾氏子弟載南豐語云介甫非前人盡

獨黃帝孔子未見非耳譏其非人太多也如此詩可見

○陳無已云荆公詩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平生文体數亦莫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言不可不

謹也○韓詩可怜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公譏韓子而用其語但易一字耳

宰軻

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軻
不愁宮裏有西施

評曰

偏宕可憐○說苑柏公問於管仲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丘得無

害霸乎對曰無害於霸也惟不知賢害霸信賢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詩意殆本此○程氏二云李覲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中裏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柏公之心特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可柰何未有心蠹尚能用管仲之理○公語亦李意當以程說爲允

郭解

藉父雖有不貲恩漢法歸成棄市論平日五陵多任俠
可能推刃報王孫言藉父雖於人有恩漢法不許也本傳以軀藉友報仇師古曰藉謂借助也公孫弘訟解罪當大逆亡道遂族解不止棄市也解誅後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
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爲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爲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劉器之以弘此一事爲得大臣之体

古寺

寥寥蕭寺半遺基

蕭寺見上注

遊客經年斷履綦

漢班婕妤傳俯視兮

丹墀思君兮履綦二
詩猶有南朝舊碑在敢將興廢問漁翁○杜詩惟
有古殿存此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

越人以幕養花游其下一首

幕天無日地無塵百紫千紅占得春野草自花還自落
落時還有惜花人越人養花亦如洛中劉伶傳幕夫席地○言野花雖无幕護值其落時亦有惜之者

其二

尚有殘紅已可悲更憂回首祗空枝莫嗟身世渾無事
睡過春風作惡時古詩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无花空日即六枝黃臺瓜詞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歸公詩亦類此

魚兒

遼岸車鳴水欲乾魚兒相逐尚相歡無人挈入滄江去
汝死那知世界寬留白可風曲李○喻禍至而不知由子投牕紙求山師曰世界如許

關不肯出鑽他故帝做甚麼

離鄴至菁江東望

村落蕭條夜氣生側身東望一傷情丹樓碧閣無處所
只有谿山相照明

丹樓碧閣言
變滅无餘矣

信州回車館中作二首

太白山根秋夜靜

太白山在劄縣
公之舊遊也

亂泉深水遶床鳴

鄭谷

詩向蜀還秦計未成
寒蛩一夜遙床鳴

病來空館聞風雨恰似當年枕上

聲

當年指
太白也

其二

山木漂搖卧弋陽因思太白夜淋浪芭蕉一枕西窗兩

一作西窗
揭芭蕉雨

復似當時水遶床

弋陽信州縣名○張祐
題弋陽館詩不知即是

此館否其詩云一葉飄然下弋陽殘霞昏日
樹蒼二吳溪漫卒千將劒都是猿声斷客腸

天童山溪上以公經游記考

之山在鄞縣

溪水清漣樹老蒼行穿溪樹踏春陽
改成長式記鬼詩長安女兒踏春陽牙如春陽

不斷腸溪深樹密無人覷唯有幽花度水香
詔曰妙妙自然不入思索

鄞縣西亭

收功無路去無田

韓詩臨分不女竊食窮城廢兩年更莊有路即歸田

作世間兒女態亂裁花竹養風煙

退之詩無為兒女態憔悴悲賤貧

別鄞女

行年三十已衰翁滿眼憂傷只自攻今夜扁舟來訣汝
死生從此各西東

評曰慘絕○禮曰五十始衰三十而

言衰翁亦太早矣○杜詩明朝牽世務揮淚

各西東

真州馬上作

身隨飢馬日中行
眼入風沙困欲盲
心氣已勞形亦弊
自憐於世欲何營

太史公傳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

登飛來峰

飛來山上千尋塔

因化軍仙遊縣有大飛山臨安錢塘縣靈隱寺有飛來山介甫未嘗入閩

若又以靈隱飛來峰則初无塔兼所見亦不至甚遠恐別指一處也

聞說雞鳴見日昇

後漢

志太山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太山記東南巖名曰日觀言雞初鳴時見日出又有秦觀吳觀

望見長安會稽○孟浩然天台詩雞鳴見日出常與仙人會

不畏浮雲遮望眼

自緣

身在最高層

杜牧詩明朝楚山上莫上最高層若以詩識言此亦可見公被遇神考始終人不能

間也○陸賈新語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白日也○李白詩尽道浮雲能蔽日

讀漢功臣表

漢家分土建忠良

周書武成分土惟三賈誼傳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鐵券丹書

信誓長

漢高帝紀與功臣剖符作誓言冊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注金匱猶金縢也契亦券之異名

本待山河如帶礪何緣菹醢賜侯王

漢封爵之誓曰使

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往帶衣帶也礪砥石也○點布傳漢誅梁王彭越志所謂道其骨肉是也

詠月

追隨落日盡還生點綴浮雲暗又明江有蛟龍山虎豹

清光雖在不堪行

師曰以最高層爲識則此句當如何

月未望則載鬼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朔於日乎注
翹仰也向也○不如浮雲點綴謝景重語見上注○莊
子秋水篇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虎
兕者獵夫之勇也○韓公將歸操拂其杖乞石齧我足
乘其深兮龍入我舟亦此意

金山

恠祕陰靈與護持重丹復碧煥參差滄江見底應無日

萬丈孤根世不知

評曰

即是前金山寺第一首疑改本然不及○杜荀鶴詩海枯終見底人

死不知心○杜詩艷預旣沒孤根深

疊翠亭

煙籠遠浦迷芳草日照澄湖浸碧峯

韓子蒼詩未肯分流下山去爲君純

浸紫霄峯幸有清樽堪酩酊忍陪良友不從容

默默

默默長年有所思世間談笑謾追隨蒼鬢欲盡朱顏去

更覺求田問舍遲

勉酬俗也○韓文蘭其芽○山谷詩笋茁不避道

寓言一首

大虛無實可追尋葉落松枝漫古今

張安道和趙叔平詩視身无实元泡

幻觀世皆空漫古今。若見桃花生聖解，不疑還自有疑心。
楊傑語
衆微笑者已墮迷坑立雪吝腰勤求者自投網
靈雲詩自從一見桃花後，直到如今更不疑。

其二

本來無物使人疑。

六祖云本來無一物

却爲參禪買得癡聞道無情。

能說法面牆終日妄尋思。

傳灯錄良玠師問鴻山須聞忠

微鴻山云云珍又問雲岩曰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岩曰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麼即良玠未究其和尙說法也雲岩云云師乃述偈呈雲曰也大奇也大奇

无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听声不現眼處聞声方自知。

其三

未能達本且歸根。

信心銘歸根得旨隨照失宗

真照無知豈待言。

昭流不止問如何真

枯木巖前猶失路那堪春入武陵源。

師玄談枯木岩前义路多行人到此莫蹉跎

○杜詩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

偶書

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

每逢車馬便驚猜

穰侯謂王稽謁君得死與諸侯客子俱來乎死益徒亂人國耳○張文潛

詩穰侯擅關中頗畏諸侯客搜車計已渾終困范公第庸夫吝富貴百計私自惜勢移禍敗至智巧竟何益莊子秋水篇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培井之樂此亦至矣

揚子三首

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當時薦口終虛語

賦擬相如却未工

本傳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

又孝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言薦雄者止稱其詞賦蓋知道者未應以詞賦稱之兼實未及相如之工也公古詩亦云知者乃得稱其詞

其二

九流沉溺道真渾

一本作道真沉溺九流渾

獨汎頽波討得源

陸機文賦

公波而
討原

歲晚強顏天祿閣

強其柢將奇字與人言

評曰
也是

出幹

○司馬迁遺任安書及已

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

顧耳

○詩言雄仕於莽時實包羞故猥託於奇字耳

其三

千古雄文造聖真眇然幽思入無倫他年未免投天祿
虛爲新都著劇秦

雄解嘲顧而作太玄五千文大者含元氣織者入无倫雄雖投閣莽言其

素不與事或猶以羨新故尔

讀維摩經有感

身如泡沫亦如風刀割香塗共一空宴坐世間觀此理

維摩雖病有神通

華嚴經云以白旃檀塗身能除一切熱惱得清涼也刀割歌利王事法華經云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二

經云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二壞前輩謂此言性也楞嚴經云觀世音令衆生於我身

心獲十四種无畏功德五者熏聞成聞六根銷復同於聲所能令衆生臨當被害刀段二壞使其兵戈猶如割

水亦如吹光性无搖動蓋割水吹光而水火之性不動
搖猶如偶害而吾性湛然此乃得觀音無畏之力所謂
刀尋段一二壞者正謂是耳○玄亮禪師第二語其相應
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言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
刀割香塗何苦何樂

春日即事

池北池南春水生桃花深處好閑行細思擾擾夢中事
何用悠悠身後名孫權語曹操春水方生公宜速去○王建詩池北池南草綠○張季鷺使
我有身後名不
如生前一杯酒

贈安太師

獨龍崗北第三峯逋客歸來老更慵逋客見北山移文敗屋數椽青絲繞冷雲深處不聞鍾唐人詩重雲不晦房簷微鼓辨瀕城此言陰晦之夕鼓
声絕彷彿耳亦猶鐘声爲
冷雲所隔而不之聞也

送李生白華巖修道

白華巖主是金僊假作山僧學道坐一作禪珍重此行吾不及爲傳消息結因緣白華巖在金陵即仙巖也巖主之絕頂持戒誦經猛獸馴伏客至則遣去又能以慧眼知人善惡事李生名无咎慕師之風棄儒從之介甫在金陵嘗遣人致師而不出邑人宋幹叔之子曰巖日邁爲余言如此

寄道光大師

秋雨漫漫夜復朝可嗟部屋望重霄豐上六豐其家屋部其家

劫火見寄國清處謙莊

遙知

示報寧長老

白下亭東鳴一牛山林陂港淨高秋新營棗城我檀越曾悟布毛誰比丘牛一鳴事出西域記○域一作械字書械木名佛書云印度國造寺檀越

名爲寺王公嘗乞以所居園屋爲僧寺乞賜額苟子云
臣幸遭興運超拔等夷知獎眷鑾輿兼父子戴天負地
感涕難勝顧泊衰殘索捐何補不勝螻蟻微願以臣今
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爲僧寺一所永遠祝延聖壽
如蒙矜許特賜額庶昭希曠榮遇一時仰憑威神誓
報無已公旣捨宅爲寺故云我檀越○會通問鳥窠如
何是和尚佛法即於身上拈起

布毛吹之遂悟時謂布毛比丘

紅梨

紅梨無葉庇花身

陸魯望詩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

黃菊分香委

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

蒼官青女並見上注○復齋謾錄云荊公詩日高青女尚橫陳橫陳事見相如賦

及楞嚴經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事見淮南子公以青女爲霜於理未當如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乃爲當理梁昭明博山香炉賦云青女司寒紅花緊景亦皆指爲雪霜神矣復齋之說姑存之

鴟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

腐鼠相隨勢亦高

恨之病鴟詩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

蜘蛛

甘帶鳩鵠嗜鼠益鐵論曰泰山之鳩啄腐鼠於窮

澤

非有害人也今有司益主財而食之焉得若泰山之

鳩

乎淮南子亦有飛鳩墮腐鼠事○詩意謂鳩以喻小

人不足道而又有附之以顯者猶腐鼠之於鳩也○

驢二首

力侔龍象或難堪

維摩經云譬如如龍象蹙路非驢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方便之門

唇比仙人亦未慙

大集經有臨路長鳴有真意盤山穿驢唇仙人臨路長鳴

子久同參

鎮州普化和尚承嗣盤山嘗振一鐸行化城市暮入臨濟院典生菜臨濟曰渡漢大似一

頭臚師便作驢鳴臨濟乃休普

化曰臨濟小廝兒亦具一隻眼

其二

雖得康莊亦好還

柳子厚牛賦不如羸駒服逐駑馬曲意清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霍叔自

與騰踏康莊出入輕率又答問云且夫白羲鼠耳之得
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駒不出泥淖言於得意處
不亦亦知歛退也康莊大路

每逢溝壑便知難

謂無乘險

由來此物

非他物莫道何曾似仰山

大集經大梅法常禪師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

追從容復聞鼯鼠聲師曰即此物非他物汝善

護持吾今逝矣僧問仰山和尚何似一頭駒

晚春

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斜屏風搔首坐

滿簪華髮

刺客傳八尺屏風可超而越○王昌齡詩妻子歡同數株柳雲山老對一

床書○陳去非詩尺屏風遮宴坐一簾細雨獨題詩疑倣公作也○藝苑雌黃云僧惠洪令齋夜話載介甫詩睡起茶多酒盞疎多字當作親字世俗傳寫之誤洪意蓋欲以少對密疎對親也予作荆南教官與江朝宗匯者同僚偶論及此江云惠洪多妄誕殊不曉古人詩格此一聯以密字對疎多字對少正交股用之所謂蹉

也對法

樓上望潮

樓上人腸渴欲枯
樓前終日望平湖
無舟得入滄浪去
爲問漁人得意無

杜詩肺枯渴太甚飄泊公孫城

寄李道人

即李士寧蓬州人曾慥集仙傳誤云資州人

李生富漢亦貧兒人不知渠只我知
跳過六輪中要峭成三界外愚癡

六輪三界皆佛氏謠

憶江南

城南城北萬株花池面冰消水見沙

韓詩江空水見沙

回首江

南春更好夢爲蝴蝶亦還家

令狐楚詩縱有還家夢猶聞出塞戶○來鵬詩分明

記得還家夢徐孺宅前湖水東

對碁呈道原

北風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與君碁明朝投局亦未晚
從此亦不復吟詩

評曰造次古意可傳○投博局見戲

贈葉致遠注言碁與詩之妨李也

謝微之見過

王哲字微之

此身已是一枯株

公詩累有枯木之語蓋晚而師瞿曇者也

所記交朋八九

無唯有微之來訪舊天寒幾夕擁山爐

惜春

滿城風雨滿城塵蓋紫藏紅漫惜春春去自應無覓處

可憐多少惜花人

唐崔櫂詩春意自知無主惜小杜詩莫怪杏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惜花人

寄北山詳大師

一作和平甫寄道光禪師

欲見道人非一朝杖藜無路到青霄千巖萬壑排風雨
想對銅爐柏子燒

晉顧愷之還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岩競秀万壑爭流

艸之云千岩競秀万壑爭流

木蒙籠若雲丹霞蔚
東坡詩銅爐燒柏子

子貢

一來齊境助奸臣去誤驕王亦苦辛魯國存亡宜有命。

區區翻覆亦何人。

評曰信大於國身重於天下○奸臣謂齊田常也子貢雖說令無伐魯而

其詞云臣聞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故曰不如伐吳如此是助奸也○爲吳之計莫急於破越子貢乃謂

夫差王者不絕世伯者無強敵宜置越而伐齊又爲吳東見越王令出師以從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大破齊師於艾陵以兵臨晉敗於黃池越遂乘間滅吳故詩稱謨也○言國之廢興存亡自有天命乃飾詐設辭如儀秦之爲雖能存宗國不足進也

王荊文公詩卷之四十八

王荊文公詩卷之四十九

鴈 湖 李 壁 箋註

須 溪 劉 衣翁 評點

律詩

仁宗皇帝挽詞四首

去序三朝聖

三朝謂太祖太宗真宗○杜子美行崩萬

國天列子天瑞篇

元皇帝廟詩云九聖聯龍袞

言勤勞無逸過

天地崩墮身無所寄發寢食者

憂勤無曠古

既長往幅廣也墮均也箋云墮當作

憂勤無曠古

既長往幅廣也墮均也箋云墮當作

既長往幅廣也墮均也箋云墮當作

於商宗曠治洽最長年

道洽政治

古所未有治洽最長年

道洽政治

道洽政治

幅貞詩長發幅墮既長往幅廣也墮均也箋云墮當作

周也公詩用鄭箋史稱遺制之下雖深山

周也公詩用鄭箋史稱遺制之下雖深山

窮谷莫不奔走悲号而不絕

豈非德澤涵養之至廟号曰仁不亦宜乎

欲知千載美道德

冠遺編仁宗御集一百卷如歌器後述政化述寶

訓要言序觀文鑒古圖序皆列之卷首

其二

憑几微言絕

書顧命相被冕服憑玉几○前群臣涕泗
漢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

揮哀號三級陛

長安記含元殿前玉階三級第一級可
高二丈許第二級第三級各高五尺間

以螭頭東西鱗次又賈誼傳故陛九級
上廉遠地則堂高住級等也廉側隅也

又

縞素九重圍

作

闔禁闔之義天子有九門謂闔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

阜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也九辨云豈不憇陶而思君

兮君之門以九重據楚詞則九重謂九門

也○退之詩豈識天子居九重欝沉沉

天上仙遊遠

宮中御座非最悲帷幄侍不復未明衣

漢昭末
明求衣

其三

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游遽然虛玉座不復望珠旒莊

天地篇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選
詩玉座猶寂寞柳子厚詩忽疑朝玉皇天冕垂前旒

待旦移巾幘饔人改膳羞

待旦對饔人恐兩句上必有一誤周禮內饔庄饔割烹煎

和之稱內臣昭信掌內饔十五年上嘗面戒曰動活之物不得擅烹深惡於殺也

尋常飛白几

寂寞暗塵浮

魏公作哀冊文聖弔之揮千奇萬巧謂飛白也歐公云仁宗萬機之暇无所覩好唯

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

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爲奇絕又出三百點外○梁武帝謂蕭子雲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

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事見廣記

其四

同軌群方至

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往云同軌以別四夷之國

因山七月

崔藏

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因山爲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絕就其水名爲陵号

永違

天日表

李密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

空有肺肝摧

杜詩塌然

帳殿

流蘇卷

李賀詩挂帳流蘇暖

鈴歌薤露哀

後漢禮儀志大行載車著白系參繆紳長三十丈大七寸爲轍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校尉三人候司馬承爲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渝

擢歌者六十人爲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言挽宮中垂者振鐸而歌其声哀也薤露歌見車載板注曉軻西去不更回離騷經朝發軻乎善悟兮夕余至于縣圃言官車曉而發軻遂歸藏也

英宗皇帝挽詞二首

御氣方尊極

莊子御六氣之辨氣疑爲御字緣下已有乘雲又白樂天開成皇帝挽歌御字換皇

化傳家叶至公

乘雲見前篇

衣冠萬國會陵寢百神

朝后挽詩追攀

萬國來警衛白神陪王維詩万國衣冠拜紫宸又退之太禹鑄九鼎史記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

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曰俟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謂

夏鼎傳歸啓

禹鑄九鼎史記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曰俟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謂

禹鑄九鼎史記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曰俟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謂

虞羹想見堯

後漢李固傳舜嗣聖曆數所歸如啓也見堯於羹言聖情追慕坐見堯於羹食之切如舜之於堯也

誰當授椽筆論德在瓊瑤

其二

玉冊上鴻名猶殘警蹕聲

按治平四年正月庚戌朔宰臣韓琦等上尊号曰躋乾膺

歷文武聖孝自皇帝至初八日上仙故名猶殘警蹕声蓋紀事實也

祝聖人壽詳見

注虛卜五年征

左氏襄公十二年石樂言於子襄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皆其祥注謂巡守征行○孫奭諫書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謹重之意

羽衛悲哀送退之

豐陵

行羽衛煌一出都門葬天子一百里

山陵指顧成謳歌歸聖子世孝在

持盈陝西之民供厚陵之役不比嘉祐十分之一韓子華曰非上旨丁寧不能如是歐陽文忠公曰上云朕成先帝之志天下必不以朕爲不孝○漢文紀注顧成廟應劭注言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靈臺不日成

之故曰顧成○公雖有持盈之句而素論乃主变法

神宗皇帝挽詞二首

元豐八年乙丑神宗升遐明年元祐改元公亦薨追

此詩時公爲集禧觀使蓋自熙寧十年至是里居適九年矣

將聖由天縱

語子罕天縱之將聖成能與鬼謀易天地設位聖人謀鬼謀百

姓與聰明初四達雋乂盡旁求

詩曰十字盡當日倚任意第初字不滿在今人

則以爲謗諸老風流篤厚未嘗及此○舜典達四聰○書序旁求儒雅說命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又聿求元聖○與之勑力言神考初御極易精爲治欲追二代之時也公亦以自與

一變前無古三登歲

有秋謳歌歸子啓欽念禹功修

語魯神考之變法高出百王

也○前漢食貨志民二年耕則餘一年之蓄餘二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二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盤庚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未句啓後來紹述之張本

其二

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

言自城闕而歸山林亦古詩華屋山丘之意○左氏重耳

謂隧襄王曰王章也注闕地通路曰隧

蒼梧雲未遠姑射露先晞

舜葬於野雲則乘彼白雲之意蒼梧姑射皆指

陵闕也杜詩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

玉暗蛟龍蟄金

寒鴈鶩飛

評曰

尋常對偶而有以爲極工者○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葬皆珠襦玉匣形如鑄

甲連以金綵匣○皆鏤爲蛟龍鷁鳳龜鱗之象時謂蛟龍玉匣○王暗亦言歲久玉色故暗也○易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杜詩蛟龍欲蟄寒沙水○昭公四年金寒玦離○拾遺錄曰南之南有淫泉時有鳬鴈色如金玉群飛戲於沙瀨羅者得之乃貞金鳬也昔破酈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鳬向南而飛至寶鼎元年張善爲日南太守郡民有見金鳬以貞善善博識多通考其年月即是秦皇墓金鳬也即如此非佳語○劉向傳諫厚葬疏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鳬鴈黃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

評曰

此老佛心腸無甚情事○

遺衣如黃帝昇天遺弓劍之類

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慈聖光獻仁宗曹后也元豐二年庚申十月二十日

上仙明年三月山陵詔百官各進挽詩二首公時奉祠里居於此

國賴姜任盛門歸馬鄧高

詩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后稷母也大明詩太任有身生此

文王後漢明帝明德皇后和熹鄧后○后祖父贈唐王彬父玘尚書虞部員外郎故云高關睢求窈

窪卷耳念勤勞

評曰

十字欲不可動○閔晦窈窪淑女

平章事李油參知政事王隨持節授冊立爲皇后妙選而入故云求也○卷耳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公詩義云卷耳言后妃之志后妃不得預闇外之事而其所以輔佐君子思相與濟大業者乃其志也惟有是以心則其於險謀私謂敗德亂政之事遠矣公意蓋謂可有其志不可有其事也是時臣僚如吳承一相沖卿從臣元絳王存鄧潤父何洵直皆進詞傳於中外或謂公閔晦卷耳之句固美矣然止后妃事而已此可謂繆論詩固當揔論平生之美何嫌言后妃事耶况後篇又用啓母文母事聖淑才難擬休明運繼遭岡原今獻卜維袞正攀號

聖淑休明謂定儲嘉祐復辟治平又神廣御製詞亦云燕翼功參九安榮世歷二也時高太后向太后皆侍國史称后才高慮深至和嘉祐中仁宗數得疾或至危殆不知人天下憂恐賴后扶持卒無事治平熙寧時陰功隱德著於天下升遐之日四海想慕老臣宿將大哀不自勝○英宗感疾后垂簾听政二府每於前殿奏事罷詰小殿奏太后后意有疑其未盡者則曰公等更議之再奏盡善乃可未嘗自出已意事涉曹氏及內臣者无絲毫優假中外章奏下一府者日不減五十通

一府考會擬議近者數日遠者旬月然後進呈后記筆大意无所忘失富弼時爲樞密使退謂副使吳奎曰君名強記能如是乎奎曰奎於經史誦之五十過則終身不忘至於公文叢委一覽而記之非所及也后博覽經史往往成誦每談政事多引以爲證觀此可見后之才東坡所謂高出古人之右信矣

其二

塗山女德茂京室母才難

塗山啓母也漢外戚傳自古受命帝王及繼体守文之君

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周頌思齊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注京室王室也○語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注謂文母○后待裕陵慈愛天至上御朝退稍晚后必自至屏宸旂之或自持飲食以食上始終十餘年外廷不尽知在仁宗時英宗方四歲仁宗命后鞠養后雖出外邸問賜不絕旨仁聖烈皇后后之甥也亦四歲與英宗同時鞠於后所后深愛之仁宗謂后他日必以歸英宗后許諾仁宗晚年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寒心后居中佐決大策遂以英宗爲子入居慶寧宮后待之恩意尤密嘉祐末仁宗中夜暴得疾崩后令左右毋得輒動歎諸門鑰悉置於前乃發喪授衛士甲宿衛畢召皇子入左右請帝即

位后曰不可須宰相至乃召韓琦等及明宰臣等方入
時至慟哭不敢發言后曰皇子先帝所立於是琦奉英
宗即位尊后具美多前志餘光永後觀

韓文孰云貝美

傳伯又善

輝雖擇北周教自存南遺衣遷館御祖載出宮敢

蔡邕

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益人妻者亡在孝子中陸士衡
詩死生客異論祖載當有時注祖始也謂移柩車爲引

始終始神孫孝長留萬國歡得萬國之歡心○神宗即

位易后宮名曰慶壽上事后致極誠孝所以悽愴后無

不至在宮中從后行必扶掖視膳定省唯謹元豐元年

正月望夜后以齒疾不御樓觀灯閨月望夜上於禁中

爲后再張燈靈臺妓樂俱入后嘗幸金明池上豫爲百

宝酒缸其日馳以上壽嘗得水疾御醫不能愈會樞密

院檢詳官薛昌朝以病水得老兵王卒者治之愈上訪

知之即召入治后亦愈上大喜除卒翰林醫官賜金紫

服賞賚甚厚故事外家男子未嘗得入謁后旣高年多

疾脩亦老上常爲后言宜數召見以自慰擇后輒不許

請近脩官亦不許一日脩因侍上從容上固爲之請得

入謁后乃許之上自與脩同至后閣坐少頃上先起令

脩得伸親三意后遽謂脩曰此非若所當留也輒隨上

出上慨除后喪每朝謁景靈哀慟左右間召俗子評誘
至神御前行家人禮六年正月當朝謁諫官趙彥若言
竊見聖情思慕猶如前時公卿侍臣無不惻楚慶壽變
除歲月漸遠而少陽用事生氣尚微若孝思發中或復
感動慮於時令有所未順欲望抑忍聖意奉承天時上
雖嘉其言及朝享哀慕如初右國史並載可見裕陵始
終孝愛之盡范忠宣作光獻挽詞亦云

聖主孝思形四海千秋万歲

詠承哉

吳正肅公挽詞三首

公名育嘗卒賢良終河南守葬鄭介甫筆進士時公知奉

昔繼吳公治今從子產游

漢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昭公二十年子產卒

仲尼聞之出涕里門無舊客鄉國有新丘

歐公作吳墓誌云吳氏世

曰古之遺愛也

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

爲建安人自曾高以來

考于新鄭公從葬焉若言鄉國當謂建州今顧指新

鄭蓋正肅已謀讓裨謀遠文歸賈誼優

襄公三十年裨謀能謀二於野則獲謀於邑

望涕空流則否○公天聖中試禮部爲第一

遂中甲科

葬親於鄭矣

時年尚少○怨寵事未詳

其二

從容邊塞議慷慨廟堂爭

元昊初叛公獨言夷狄不識
禮義宜勿與校許其所來彼

得無詞以動然後飭邊備以待之時方銳意攻討不以爲然卒如公策○公嘗与賈永相爭事上前殿中人皆失色公論辨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

願得罷去時爲參知政事公在政府又嘗論駁魚周詢乞因災異方試賢良事

曲突非無驗

霍光傳今論功

方穿有不行而請賞曲突徙

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史記淳于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爲滑也而不能運方穿

朝廷

一作搢紳

終倚賴轉趨極哀榮

公始自樞府出連典數州後卒召還判都省除宣徽使帥鄜延改河

中豈愧慕一作公孫相平生慕李一作董生

務正李以言無

曲李以阿世此言公
以直道卒不至宰相

其三

應世文章手宜民政事才

公爲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知襄城縣

宗室宦官往來上家不敢犯治開封尤先豪
謂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

朝多側目

忌士有拊心哀

仁宗嘗語輔臣呂育剛正可用但嫉惡

太過耳觀此宜爲小人所忌也汲黯傳

令天下側目而視矣○古詩

書蠹平生簡香寒後夜灰

悠悠國西路空得葬車回

吳葬

賈魏公挽詞二首

昌朝字子明謚文元

功名烜赫在三朝經術從容輔漢條

文元天禧元年以文章召試賜同進

士出身以經術大顯於仁宗時卒

於英宗治平二年七月故云二朝

儒服早紲丞相綏

文元慶曆

五年自樞密使拜集賢相兩月升昭文相戎冠再挿侍中貂

文元皇祐元也

年以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嘉祐元年判大名時又

進封許國公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

中乃帶平章事兼樞密使三年以鎮安節右僕射檢校

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至治平元年來還侍中至六

七不許今云再挿蓋一次除而不拜也又呂晦叔奏疏

云臣伏見正侍中自國朝以來罕曾除授如賈昌朝文

彦博輩皆以節度使樞密使兼領至於貞拜則自范質趙普後惟丁謂馮拯韓琦以受遺宰相故有殊命今來富弼已當大任欲乞因其固辭與免兼侍中遂其謙守

陵叛黨銷

六塔河名也公爲大名河決商胡山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

万口○甘陵貝州也公安撫河北王則反貝州亟命部將王信孟元郝質持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

終賊所以破功居多東第祗今空畫像當時於此識風標

同馬相如傳居

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

其二

銘旌蕭颯九秋風蘿露悲歌落月中華屋幾人思謝傅

華屋用羊曇事

佳城今日閉

西京雜記滕公得石榔銘曰佳城欽二二千年見白日吁

嗟滕公居此室名垂竹帛書勲在神寄丹青審象同天上貂蟬

曾夢賜歸魂應侍紫陽宮

吳曾漫錄賈文元公母史夫人方姓姪父注夢使者持大

苟奉貂蝉紫綬玉簡揖令受文賜既寤告史曰若生子必爲宋輔翌日生文元公命名昌朝○子山作張樂全挽詩聞道騎箕尾還應事玉宸皆言死而復爲仙也○張貴詩酒後只留滄海客香前惟見紫陽君又李涉黃葵詩好逐秋風天上去

紫陽宮女要頭冠

去

晏元獻公挽詞二首

殊字同叔

文章晉康樂經術漢公孫

比之謝靈運公孫洪與曾子固作公類要序皆有微意

舊秩疑丞貴前功保傳尊

公薨時階已儀同三司先雖

永後疑在古皆宰相也○前功必謂公在仁宗爲儲副時居保傅之任也初公任館職真宗嘗諭大臣近聞館閣臣僚牙不嬉游宴賞推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

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後卒相仁宗實基於此

傳呼

猶在耳會哭已填門蕭瑟城南路鳴笳上九原

柳子厚書排門

填戶○九原出檀弓公葬翟

其二

終賈年方妙蕭曹地已親

杜詩葛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蕭曹言故人也終賈謂公

遇爲宮官優游太平日密勿老成人抗論辭多秘賽歌

以童子被選入宮既左右東宮真宗

迹已陳功名千載下不負漢廷臣

公既左右東宮真宗所咨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預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

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賈誼傳漢廷臣尤出其右者

○賈

其三

感會真奇遇飛揚獨妙齡他年西錢日此夜上騎星

書寅

錢納日平秩西成○騎星謂送真廣山陵也傳說事見莊子楚詞亦云竒傳說之訛星辰分美韓衆之得一

宿惠留藩屏餘忠在禁廷音容無覩所髡鬚寄丹青

當

爲應天府潁陳許州知永興軍徙河南府皆有惠政○公喜薦士其得人最多范忠文挽公詞亦云平生欲報

國所得是知人而公詩乃不及此

韓忠獻挽詞二首

琦字稚圭

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

南史向柳傳柳與顏峻友善及峻貴

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范驥戒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

豈可一日以勢利勦之及柳涉義宣事繫獄峻竟不助之柳遂伏法

獨幹斗杓環帝座親

扶日轂上天衢

公為相十年雖有同相者而大事多公專之故云獨幹也○仁宗春秋高繼嗣

未立公乞立皇子是為英宗英崩屢疾公又乞早定國本以安衆心乃立頴王為皇太子時治平三年十二月

也○神宗鋤耰萬里山無盜

商君傳山无盜賊

三朝國有

儒宗英宗神宗爽氣忽隨秋露盡謾憑陳迹在龜趺葬

唐

令五品以上墓表為龜趺螭首高九尺七品為碣方趺圓首其高四尺也

其二

兩朝身與國安危典策哀榮此一時

公與魏公啓云英宗以哀疚荒迷慈

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万事之微國无危
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姚
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
功未有獨運當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崛然
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舊唐

書讓皇帝傳云開元二十九年京城寒甚嚴霜封樹時李
憲見而嘆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
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元豐初兩木冰又
華山崩故以爲公薨之應介父最不喜劉向諸儒洪範
傳傳會灾異之說獨此推之於事云○檀弓哲人其萎
乎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勲在鼎彝幕府少年今白
髮傷心無路送靈輶評曰語意甚悲謂有憾非也○范
忠宣作富公挽詞亦云英氣不隨
鍾漏尽高名長與日星垂○幕府少年事見入瓜步望
揚州注○陸士衡詩舍爵兩楹位啓賓進靈輶王莽造
華蓋車百官竊言此似輶車非仙物也褚彥回傳先是
庶姓三公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彥
回始王禹玉作公挽詩云淮南
別乘人空老猶憶當時醉吐茵

故相吳正憲公挽詞

丙魏雖遭漢道昌，豈如公出值虞唐。秀鍾舊國山河氣，榮附中天日月光。更化事功參虎變，贊元時序得金穰。傷心鼓吹城南陌，回首新阡柏一行。

評曰

乃極不滿耳
公名充參政
育

之弟建安人蓋閩產也或言秀鍾舊國之語意若譏吳深中○吳變法時大用故云參虎變介父於吳最厚介父罷吳始相陰欲有所變更稍進介父所斥逐之人韓維呂公著等介父此語似言其初未嘗不同也○易革卦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取更革之義○金穰見天官書又貨殖傳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袁子正書歲在申酉乞漿得酒申酉屬金亦謂金穰

王荊文公詩卷之四十九

王荊文公詩卷之五十

鴈湖

李璧

范翁

箋註

須溪劉

評點

律詩

孫威敏公挽詞

沔字元規

功名一世事興廢豈人謀

評曰

○起得慨歎言士之立功名休戚關於天下非一身

之計其興廢成敗非人力所能爲也嘉祐間參政王堯

臣死帝欲召公而未果樞密使田況病帝又屬意公言

者遂力攻公守抗及并所爲多不法卒由此謫

重爲蒼生起終隨逝水流淒涼

歸部曲零落掩山丘

許國言猶在姦諛可使羞

沔二知慶州邊

人服其能後又安撫廣南助狄青平儂冠英宗初數與執政議守邊者難其人歐陽公言慶曆罷兵以來當時更事舊人推孫沔在雖中以罪廢然棄瑕使過正是用人之術乃以資政觀文再起帥西陲旋卒○鮑昭詩將

軍旣下出部曲亦罕存曹子建詩零落歸山丘○汚會
稽人景祐初爲御史坐言事連斥旋擢諫官益有直名
後爲陝西轉運使上書斤呂夷簡多忌不用正人先出
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佐代已事引不若已者爲自固
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冀復思已而見
用也今其求罷若復不救前過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
林甫復見於今帝不之罪議者以爲蹇切

崇禧給事馬兄挽詞二首

給事名中甫廬江人晚知通進銀臺司提

舉江寧府崇禧觀銀臺主封駁後改爲
給事中馬與公同年卒於元豐三年冬

慶曆公偕起元豐我獨傷兩楹終昔夢五鼎繼前喪

檀弓

夢坐莫於兩楹之間○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前
以三鼎而後以五鼎故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

薰歌曾

攀桂甘留所憇棠

詩曰句好○樂天賀座主舞太常詩
共仰曾攀處年深桂尚薰○詩甘棠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憇○馬爲登封縣募民鑿
轔轔爲通塗將漕淮南言瀕江諸州民有米而无官采
若移采瀕江則穀售不至傷農而真揚以北无蹊貴之
患徙江淮發運使自供澤鑿渠六十里以避長淮漕運

之險凡此皆惠政也

素風知不墜能世有諸郎

君之子玕璡璗璸皆未聞顯者職仕奉遂

其二

藏室亡三篋得之八公最多

漢張安世傳上行幸河東嘗書二篋詔問莫能知惟安

世識之具列其事按馬未嘗爲館閣然父亮事仁英朝爲名臣意中庸必諳知朝章國典故用安世事以比之

露晞當晚景川逝作前波惠寄輿人誦悲傳挽者歌竹

西携手馳瀆酒

一作邀山河

輿人誦用子產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酉陽雜

俎云田橫死從者不敢哭爲歌以寄哀撃虞新禮議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勞苦歌声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

也工部郎中嚴厚本云挽歌其來尚矣據左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卿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也○馬

嘗一再知楊州公必嘗與相會故云竹西也杜牧詩斜陽竹西路歌吹是揚州○瀆酒邈山河疑作瀆酒謝承

書言徐稚爲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瀆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

所起冢塚外以水瀆綿使有酒氣斗米斛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酙酒畢留謁而去不見喪主公此詩意蓋言道

遠不能
往弔也

陳動之秘丞挽詞二首

年高漢賈誼官過楚荀卿望古君無憾論今我未平評曰
甚頗挫抑揚何也○賈生沒時年二十三荀卿趙人仕齊三爲祭酒仕楚爲蘭陵令卒葬蘭陵故係之楚○比君苟貴亦可無憾耳若昧世之庸庸躡居顯重以君之才顧僅止此則不能不使人之不平也有風吹盡萋無日照佳城空復文章在流傳世上名

其二

人間三十六追逐孔鸞飛似欲來爲瑞評曰好如何去不

歸

三十六謂動之所得之年以前篇年高漢賈誼之句考之即可見○唐書人瑞有鄭仁表琴樽已

寂寞筆墨尚光輝空復平生友西華豈易依

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冬月著

華兄弟等流離不振平生舊友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路逢峻嶮泫然吟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

恨之公用此事必有所指

贈尚書工部侍郎鄭公挽詞

苕溪胡仔云鄭兵
部仲賢工部文宝

不知其果一人耶果二人耶趙清父云按
國史鄭文宝字仲賢此當是指文宝也

地蟠江漢父知靈通德門中見老成

左大冲蜀都賦近
則江漢炳靈世載

其英○鄭康南去伏波推將略北來光祿擅詩名

馬援爲伏

波將軍○小杜寄宣州鄭諫議詩五言寧謝頗光祿百

歲湏齊衛武公嚴武詩可似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

能詩光祿謂謝莊

密章贈襚連三組畫翣喪車載一旌

劉禹錫爲杜司徒謝追贈表紫書忽降於九重密山印加
榮於厚夜印即章權載之渾城墓銘亦曰襚印易名以
尊以飾又王定神道碑銘云密印金貂襚于墓門○王
崇術神道碑銘云沒代流慶密章下賁○李国真神道
碑銘曰煌三密章肅二絲言○杜牧上周相公書楊僕
三組垂腰蘇秦六印在手楊僕傳懷銀黃垂三組師古
曰銀二印也黃金印也僕爲主爵都尉又爲樓船將軍
并封梁侯故云三組○翣者車飾也檀弓下曰周人廢

置翼董勑荅問曰翼似屏風人持隨車前後左右也櫬
弓上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
陰德故應多後福可能生子但升卿後漢虞詡上疏薦
議郎左雄曰今公卿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
可爲容二多後福○虞詡祖父經曰吾決獄六十年矣
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故詡字升卿

致仕虞部曲江譚君挽詞

同時獻賦久無人握手悲歡迹已陳

李端贈康怡詩時獻賦人皆盡共

壁題詩君獨存○蘭亭序俛仰之間已爲陳迹他日白衣霄漢志暮年朱紱水雲身○杜詩空餘棟梁具無復霄漢志

小隱山林祗舊春豈惜埋辭追往事齒衰才盡獨傷神
宋鮑昭萬里歌虛容遺劍佩美兒戢衣巾○退之王適銘鑽石埋辭以列幽壺○才盡用江淹事

馬玘大夫挽詞

冠蓋青門道知君自少時

漢長安有青門取以爲比從容他日喜奄

忽暮年悲江月明丹旐湖風冷總帷音容雖可想才力

竟何施

小杜祭韓公文想像音容思惟恩紀○公有祭祀文稱其剝劙撥煩爲時能吏

蘇才翁挽詞二首

空餘一丹旐無復兩朱輪寂寞蒜山渡波陀京口原音

容歸繪畫才業付兒孫尚有故人淚滂江相與翻

按才翁名

舜元祖易簡參知政事父耆終工部郎中直史館娶王文正公之女生三子皆有才名而才翁最長七歲能爲歌詩文正公愛且奇之奏授同學究出身時詔復唐進士科而新令門選者不得與焉君乞還所有官應詔不得報乃上所著文章召李士院試賜進士出身後侵躡以弟舜欽謫死湖州求江吳一郡平居譚辨唐數百年間喜称魏鄭公諫諍裴晉公德業李臨淮將兵衛公勳邊事劉忠州通流財利韓退之文章類此數人而已其議當世人物亦以之爲標的於人少所稱許至有同班列偕出入漫不省記以是予者益少然泣官當事定慮

果決所至制束強黠敦尚風儀其爲文不迹故陳自爲高古雖所不与者亦不能掩也○退之祭嫂文水浮陸走丹旐翩然○韓詩云慷慨爲悲咤淚如九河翻

其二

翰墨隨談笑風流在弟兄淳名同逆旅壯志負平生使

節何年去喪車故老迎悠悠京口外落日照銘旌

張耒明道

雜誌稱才翁之詩與翰墨皆過子美而出人不尽知也范公希文當爲才翁作翰墨皆過子美而出人不尽知也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見教時皇祐二年才翁以度支郎中爲京西轉運使范公爲青社才翁又有詩謝范公及路公題跋云台文競耀高逾麗化筆交揮老更闇

王中甫學士挽詞

王介衢州人嘉祐六年與二蘇同中制科

同學金陵最少年奏書曾用牘三千盛名非復居人後壯歲如何棄我先

齊東昏侯明帝子帝嘗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賈充謂庾純君行常居人

前今何以在後二千牘見史記東方朔傳中甫仁宗時
以制策登科故詩有牘二千盛名之句東坡亦嘗爲作
挽詩遺其子沈之種橘園林無舊業採蘋洲渚有新篇蒜山東

路春風綠埋沒誰知太守阡

種橘用李衡劉長卿送李中丞詩罷歸無舊業老去

亦明時○據諸公多言介心疾故八公前詩戲以白蘋洲
諸正滄波之句今又及蘋洲事疑猶前意劉貞父在試
院因爭畜字與介忤後與歐公書云某愚贊孤蹇前在
試院不幸與小人共事論議之間爲所詬辱旣素知其
心病狂易都與包含隱忍未嘗酬對據此則介之心疾似有之矣

王逢原挽詞

逢原名令廣陵人累見前注公嘗銘其墓

萬里竟何在死生從此分謾傳仙掌籍誰見鬼修文
傳拾遺木公亦云東王父亦云東王公亦號玉皇君真
僚仙官巨億万計各有所取皆稟其命而朝奉翼衛故
男子得道者名籍隸焉○白樂天詩但恐長生須有籍
仙墓試爲檢名看○鬼修文真誥小商等爲地下修文
郎蔡琰能傳業侯芭爲起墳傷心北風路吹淚濕江雲

韓詩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无兒可保家中郎謂蔡邑琰其女也言逢原無子僅有女○揚雄傳雄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今葬常州武進縣

葛興祖挽詞

興祖名良嗣年四十六歲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窮於无所遇以

死公嘗銘其墓云

憶隨諸彥附青雲場屋聲名看出群
興祖當天聖嘉祐間兄弟皆以文有
士角出其上吉聲赫然屢試進士
傳御史大夫張忠署寶子薄從金陵竈請比鄰忠使所
親問今兩府高士俗不爲士薄子旣爲之徙舍甚說何
前後不相副也只祖山川凜二平生氣草木蕭二數尺

墳欲寫此哀終不盡但令千載少知君

介甫誌興祖墓追悼甚切

王子直挽詞

多才自合至公卿豈料青衫困一生

劉貢父作子直哀詞亦云神姿清而

骨單吾固亦以君爲疑然則王太史有書能叙事子雲之不爲公卿亦自其骨相屯耳

於世不徵名

曹子固序五口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

尤深而子直容季皆能稱其兄也

○司馬迁傳白劉向

揚雄博極群書皆稱迁有良史才服其善叙事理辨而

不華質而不俚○揚雄不汲汲於富貴

不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徵名當世丘墳慘淡箕山

綠門巷蕭條穎水清握手笑言如昨日白頭東望一傷情

孫適挽詞

魯南豐嘗爲適書墓見本集

喪車上新壘哀挽轉空山名與碑長在魂隨帛斂還

檀弓重主道也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

今人始死結帛爲之謂之魂帛亦主道也

無兒漫黃卷

有母亦朱顏俛仰平生事相看一夢間

處士葛君挽詞

楚人黃歇地晉代葛洪家獨特

一作

擅山川秀相承黻冕

華猗君有清尚於世不雄誇令子能傳業流光未可涯

據春申君所都乃故吳國即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君廟
疑此地近之或言黃州十五里許有求安城圖經以爲
春申君故城非也○晉書高洪丹陽句容人丹陽與无
錫接近據此則黃州圖經之誤甚明○據洪祖係吳大
鴻臚父偉晉邵陵太守洪位散騎常侍領太著作

追傷河中使君修撰陸公二首名經字子履

文采機雲後知名實妙年銀鈎工壯麗金薤富清妍

韓詩

臨風一揮手金薤垂琳琅謂文彩也非字畫之謂

批鳳多新貴凭熊數外遷空

令猗氏監遺愛有良田

中書謂之鳳池未見批字出處李潘爲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勑

尾批却之給事屬門下省不應言批鳳也據齊高帝使江夏王率鳳尾一字便工帝以玉麒麟賜之蓋諸侯牒奏皆批曰諾二字有尾若鳳焉○漢制公列侯安車猗鹿較伏熊軒又杜牧詩曾經觸蠻尾猶得凭熊軒○九

域志河中府猗氏以猗頓所居因爲猗氏

其二

皖城初得故人詩歎息龍媒蹠壯時

言得詩未久陸已亡儲光羲詩君門

峻且深跋足空夷猶太史滯留終不偶中郎制作遂無施

太史公留滯周

南不得與從事中郎制

謂蔡邕也邕爲漢史以被誅竟不就

二千石祿今何有四十

車書昔謾知

劉夢得詩謾讀圖書四十車年年爲郡老天涯又醉酒一千日儲書四十車又張華

從居書

海曲冷雲埋拱木延州空掛暮年悲

僖公三十一年爾何

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注云合手曰拱言其過老不可用○李白詩獨挂延陵劍千秋在古墳又云悲來欲脫

何効掛向何枝好

其三

前旌一幅粉書銘行路知君亦涕零遂失訶人空甫里
謾留悲鶴老華亭甫里謂龜蒙也華亭士衡也皆陸氏事主張壽祿無三

甲、收拾文章有六下

管輅言吾額上無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

腹無三壬皆不壽之驗樂天哭皇甫七詩多才非福祿

薄命是聰明亦此意○退之詩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

仙官勑六丁雷電下取將異人記上元中道士王遠

知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揔十五卷於是一日雷雨

風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歎者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

電追取遠知惶惧據地旁有六丁人青衣已捧書去矣

○詩話云嘉祐初王文公陸子履同在書林日者王生

一日見兩公言自此十五年出將入相顧孚士無肯仕宦

宦齟齬多難日壽不滿六十官不至侍從皆如其言子

履死家人夢云帝命同宋次道修官制九吾平生所著

取官書可盡焚之未歸覩仙龕應不遠新墳東見海山

幾朝廷果修官制焉歸覩仙龕應不遠新墳東見海山

青白公詩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覩見樓

臺中有仙龕虛一室多傳此待樂天來

悼慧林

休公遂不起難料復難忘玉骨隨薪盡空留一分香古

易知復難忘○觀音經一分奉多寶佛塔

永壽縣太君周氏挽詞二首

周氏鄧忠臣母也

永壽開新邑長沙返舊塋金葩冷鉏軸粉字暗銘旌旌
久露難潔蘭餘風尚清慶鍾知有在令子合升卿

其二

子引金闈籍身開石窮封

選詩繆通金闈籍成二年辟司徒之妻齊侯與之石窮

靈輜悲吉路象服儼虛容

詩君子偕老云象服是宜箋文云象服謂揄翟闕翟也

挽雖多相乘衣不更縫誰知逝川底効自喜相從

乘衣老萊

子戲綵之服○退之集挽歌云鳳飛終不返効化曾相從

淵師示寂

公自題云殊勝淵師八十餘因見訪問之近來如何答曰隨緣而已至示

寂作是詩

寄託荒山鬼與鄰一生黃卷不離身

杜牧之詩竄逐空山與死同○參同

契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游寥廓與鬼爲鄰化形而仙倫寂無聲○黃卷謂經卷

百年薪盡隨

緣去莫學緇郎更悞人

薪盡已見上注

唐書崔胤傳

求乃生胤字緇郎及爲相其季父藩贈曰吾父兄刻苦以持明方終爲緇郎壞之

胤父慎由晚无子遇浮圖以術

弔王先生致

廩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更蕭條老妻稻下收遺秉
稚子松間拾墮樵詩小雅大田彼有遺秉此有帶德往秉把也雖有聲名高
後世且無餧粥求今朝窮窶散漫知何處甬水東西不可招

史記越王夫差於甬東賈逵注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韋昭曰勾章縣東夾口外洲也據此則王君必越州人○劉得仁弔人詩云君苦爲詩身到此冰窓雪魄已難招

哭張唐公

堂一作邑山林久寂寞屬車前日駐雞翹冥冥獨鳳隨

雲霧

一作知
何處

南陌空聞引葬簫

前漢周勃常以吹簫給葬事韋應物五絃行獨

鳳寥二有時隱碧

宵來下聽還近

宋中道挽詞

宋綬參政之子宋長子敏求字次
道次敏脩字中道敏求終龍圖閣

學士敏修乃不得一館職敏求疾革遺奏
乞官敏修之孫而不與其子時論高之

文史傳家學聲名動帝除蘭臺空作賦金匱不憇書勝

事悲疇昔清談想繙餘吹簫索上去歸國有魂車

索上謂索

水也距汴四十里
即爲古索河也

葛郎中挽詞二首

葛源字宗聖，周州麗水人。終
度支郎中，湖北路提刑，介甫

書宗聖墓有一云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
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
而有陵之者吾亦耻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
坐黜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嘗有隙於
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爲舉首
此公之爲州於南劖也又銘曰士寧以養交

兮官之不忌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爲卒

卷卷總帷輕空堂晝哭聲

檀弓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

衣冠餘故物杯按若平生白馬有悲送赤車非古行

低徊九原日光景在銘旌

後漢范式與張元伯爲友及葬○太常朝陵赤車千乘此漢制非古也疑後世士夫葬亦或用赤車○古行疑是吉行賈捐之傳吉行日五

里

其二

蠻荆長往地湖海獨歸時旅櫬蛟龍護銘旌鴈鷺隨此
生主要盡何物告無期一片幽堂石公知我不欺

補註

贈尚書工部侍郎鄭公挽詞○王少卿塵史鄭

工部文寶將漕陝西經畫靈武後謫監郢州京山縣

稅過信陽軍白雪驛作絕句久而湮沒莫有知者先
君皇祐間尉是邑重書于牌後亦亡近郢州刊工部
詩凡二百餘首杜工部在京山又有寒食日經秀上
人房詩云花時懶看花來訪野僧家勞師擊薪火勸
我兩前采其詩篆書刻石在縣多寶寺中據塵史所
記則詩所稱將畧詩名不虛矣

王荊文公詩卷之五十

王荊文公詩李雁湖箋注先六世祖嘗得華山馬氏元刊五十卷本於乾隆辛酉之歲覆刻行世中經洪楊之亂板久散佚書亦不易得矣余幼嗜此書訪求十餘年既宦京師始得之是書自元大德刊行後未有別槩四庫著錄亦吾家刻本日本有翻雕者然中土流傳絕少先人有言是書之善不獨援據該洽可號王氏功臣又引鄉賢姚叔祥語謂藏書於家但知秘惜為藏不知傳布為藏余悚然以是為懼顧原本書第三十卷第五十卷失去兩末葉亟思蒐補以償先人未竟之願再謀剞劂偶檢宜都楊惺吾參贊日本訪書志有朝鮮活字本完善無缺且附年譜亟遺書往索既得楊君慨焉錄寄欣感文集即思付印會有歐美之行事遂中止

歸未及朞復覩國變俯仰身世百念俱灰撫茲遺編愴然不知涕之何從也是時故家藏書多坐兵燹散出江安傅沅杓同年自京師來訪謂道出蘇州見有元刊本為李滄葦故物已為余購留展之則第三十卷第五十卷兩末葉均存而年譜且有撰人名氏沅杓勸以此本影印謂留存須溪評點雖違先志然不失昔人面目亦祖庭遺訓也余以失去他卷十餘葉仍非足本未遽決友人日本長尾雨山先生謂彼國宮內省圖書察有是書可以摹寫且引為己任不數月以寫真版來所缺之十餘葉僅欠其一復就江南圖書館所儲殘本補之攷雁湖初作此注有魏鶴山序先人嘗以搜求未得為憾後從長塘鮑氏鈔錄補刊晚印之本多有載此序

者而吾六世祖已不及見矣烏程劉翰怡京卿嘗得殘宋本其魏序固存余請於翰怡許我假印冠諸簡端亦以繼先人之志也惺吾初從朝鮮本錄示劉將孫母達辰兩序文中稱荆公為文正亦稍有不可句讀者余始猶疑之迨余本撤裝攝影時年譜前夾綫中忽露殘紙兩段因悟是必劉母兩序之餘其足以致疑者或朝鮮手民之誤歟因並存之夫以一書之微闇數百年將就湮沒乃有人起而續續之而又故留其缺憾待百數十年後仍假其子孫之手使其先代所引為缺憾者而一一彌之其書欲亡而卒不亡是豈得謂造物之無意耶抑亦血脉相承雖更歷數世苟精神有所訴合而古昔之人與生存者固隱々有相通之道也歲在壬戌距

乾隆辛酉為百有八十年景印既竣謹識其緣起如右海
鹽張元濟

者而吾六世祖已不及見矣烏程劉翰怡京卿嘗得殘宋本
其魏序固存余請於翰怡許我假印冠諸簡端亦以繼
先人之志也惺吾初從朝鮮本錄示劉將孫母達辰兩序文
中稱荆公為文正亦稍有不可句讀者余始猶疑之迨余本
撤裝攝影時年譜前夾綫中忽露殘紙兩段因悟是必
劉母兩序之餘其足以致疑者或朝鮮手民之誤歟因並存
之夫以一書之微閑數百年將就湮沒乃有人起而續續之
而又故留其缺憾待百數十年後仍假其子孫之手使其先
代所引為缺憾者而二彌之其書欲亡而卒不亡是豈得謂
造物之無意耶抑亦血脉相承雖更厯數世而精神有所訴
合而古昔之人與生存者固隱々有相通之道也歲在壬戌距